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提示防范境外ICO与“虚拟货币”交易风险



目前，有关管理部门对境内ICO行为及“虚拟货币”交易场所的清理整治工作已基本完成，期间有部分投资者转向境外开展相关活动。视觉中国供图

时隔仅仅4个月，“币圈”（一群利用区块链技术开发、发行、运营、交易虚拟货币的人）又热闹了，更多新手入局，玩法也越来越多。

1月10日，数字资产交易平台Binance（币安）宣布其全球注册用户超过了500万人，已经跃升为世界最大的交易所之一，而这距离其开始运营仅6个月左右。而且，因为新用户增长太多太快，币安一度不得不暂时关闭注册通道。

眼前这股虚拟货币的热潮有些眼熟。2017年八九月间，众多ICO（首次发行代币）项目在“币圈”和社会上引起巨大关注。不过，“一币一别墅”的神话在去年9月4日戛然而止。“一行三会”等七部委联合出台的ICO政策，将虚拟货币的ICO定义为“本质上是一种未经批准非法公开融资的行为”。

此后，“币圈”经历了短期的沉寂，但“炒币”“变相ICO”等热潮依旧层出不穷，各类以区块链、数字资产、虚拟货币为主题的会议、交流活动越来越多，参与“炒币热潮”的人也逐渐增多。

这股“炒币热潮”是如何卷土重来的？越来越多的入局新手，层出不穷的各种代币和交易方式，将会给“币圈”和社会带来什么？近日，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进行了调查。

“梭哈”的炒币大军

“梭哈”，原本是赌博牌局游戏中的名词，指的是将所有赌资都押注，希望通过一把“All in”博得最大收益。而在“币圈”群里，“梭哈表情包”更多地被用来鼓励投资者投入更多资金参与“炒币”。

庞晓（化名）就是“炒币大军”的一员。从2017年6月开始关注区块链和数字货币以来，她在各种代币身上已经投入数万元。不过，作为收入不算高的“工薪族”，庞晓还不太敢将全部身家“梭哈”进去，她知道，这个圈子里风险太多了。

“‘币圈’的资源被高度垄断，信息极不透明，参与者水平参差不齐，‘割韭菜’的说法不是空穴来风。不只是外界，‘币圈’也是同样的看法。”庞晓说。

利益与风险总是成正比。币圈虽然风险多，但币价在一周内动辄上涨五六成，甚至翻倍的情况并不鲜见，超高的利润回报率仍不断吸引着更多庞晓一样的新手加入其中。

加入“炒币大军”已有数月，庞晓的心情就像币价走势一样，忽高忽低。但更多的时候，她对币圈的感觉是兴奋。“只要进了‘币圈’，看到自己买的或者其他没买到的币在一天之内涨了百分之二三十，想要投更多钱进去投机的心态就会越来越强。”

众多新手不断加入的直接因素，是各种虚拟货币的快速造富神话，哪怕是一些恶搞的虚拟货币，也能被追捧为高价的虚拟货币。

2013年被推出的“狗狗币”，原本只是创始团队借此筹款做公益的一个项目，在公益活动结束后就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但在2017年12月，“狗狗币”的价格稳步走高，市值上涨超过400%。“狗狗币”的创始人之一杰克逊·帕尔默曾对媒体表示，担心这会是一场恶性通货膨胀骗局。

而在投资界人士看来，“狗狗币”这类案例在再次来临的“炒币热潮”中其实并不新鲜。

“我相信绝大多数人没有想到，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面，ICO会重新狂热，甚至有远超上一次的态势。”星合资本董事长郭宇航认为，再次来临的“炒币热潮”中，肯定不乏对虚拟货币抱有信仰，而且懂技术的人，但大多数人并不会坚定持有某些虚拟货币。

“参与其中的人都很清楚，很多代币背后支撑的逻辑是很脆弱的。只要一有风吹草动，追涨杀跌比股市要严重的多，因为没有涨跌停板。”郭宇航说，“其实大家都是带着一点投机的心理参与这场游戏的，只是觉得击鼓传花，自己不会是最后一棒”

。”

币价的涨跌逻辑

那么，这一轮“炒币热潮”是如何在ICO禁令后，悄然发展并波及更广的？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邓建鹏长期研究虚拟货币及其监管。在他看来，最近这一轮“炒币热潮”与2017年9月监管部门对虚拟货币的集中整治有一定关系，但更多地还是因为，比特币造富现象吸引了更多普通投资者，甚至是传统金融机构纷纷入场，从而推动比特币以及其他虚拟货币的价格上涨。

在郭宇航看来，推动比特币等虚拟货币价格高涨最主要的动力，就是不断有新人涌入市场。据他估算，经过近几年虚拟货币领域前后2轮的“牛熊切换”，国内“币圈”的总人数已经从数十万暴增至数百万，由于比特币总量有限，且其中有许多已经遗失，或者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其集中度远超传统财富，所以逐渐增多的新投资者还会继续将比特币以及其他虚拟货币的价格推高。

“当整个‘币圈’市场从20万人快速扩张到100万时，其实很多‘币圈’的硬通货，比如比特币和ETH（以太坊币）的单价自然水涨船高。”郭宇航如此解释比特币和其他虚拟货币的“造富效应”。

如果说“硬通货”的高价更多地是因为稀缺性，那么“币圈”中其他各种代币的涨价逻辑则更为复杂。

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武长海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其他各种代币的发展是与比特币同步增长起来的，这包括公司与个人利用加密数字货币开展的企业及项目融资行为。因此，其他各种代币与比特币具有关联性，比特币的交易价格走势与其他各种代币的交易价格增减具有一致性。

以上述“狗狗币”为例，构成其价格变动的因素有很多，比特币的价格走势、投资“狗狗币”的人群等因素都可能影响其价格变化。而在真实的“币圈”中，受影响最明显而且最受争议的，可能还是虚拟货币的交易环节。

1月14日晚间，另一数字资产交易所OKEx币币交易的ETH/USDT（以太坊与泰达币）交易对出现超低价巨额成交单，大量ETH不计成本地快速卖出。对此，OKEx方面回应称，超低价巨额成交单是因为某用户在12分钟内，连续5次通过市价单快速卖出大量ETH。

但在庞晓看来，如此粗心大意的ETH交易价格错误发生的概率较低。她认为，这类

情况背后，可能是业内为提高一些币种交易的流动性和价格，采取的一种手段。

事实上，最近不少交易所都推出了意在提高流动性、增加用户黏性的平台币。1月20日晚间，火币Pro宣布发行自己的平台令牌Huobi Token，短短几分钟内，OKEx就传出将要推出OKB，并且要把OKB建设成OKEx生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上此前币安推出的BNB（币安币），目前国内“币圈”的三大常用平台都已经推出相应的平台币。

在邓建鹏看来，目前全球各大虚拟货币交易所的数据基本都没有与金融监管机构对接，所以很难证明这类交易所没有和代币的“大矿主”联手拉抬价格，或者内幕交易。

而在许多虚拟货币价格飞涨的情况下，许多投资者更有可能担心存在人为哄抬价格的情况。“这种担心是有一定道理和可能性的，日本已经有（虚拟货币）交易所被发现在使用机器人自买自卖、单方面拉抬价格。”邓建鹏说。

未来的监管选择

意识到“炒币热潮”中潜藏的投资风险，监管部门最近频频出招，或提出明确要求，或作出风险提示。

日前，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发布《关于开展为非法虚拟货币交易提供支付服务自查整改工作的通知》（下称《整改通知》），要求辖区内各支付机构开展自查整改工作，严禁为虚拟货币交易提供服务，并且采取措施防止交易通道用于虚拟货币交易。

1月12日，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发表了题目为《关于防范变相ICO活动的风险提示》（下称《提示》）的公告，呼吁广大消费者和投资者认清相关模式的本质，增强风险防范意识，理性投资，不要盲目跟风炒作。《提示》还点名了迅雷集团所发布的数字货币“链克”（原“玩客币”），称其“代替了对参与者贡献服务的法币付款义务，本质上是一种融资行为，是变相ICO”。

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洪蜀宁认为，《整改通知》实际上并没有更新的内容，虽然对虚拟货币交易会有一定不便，但由于国内已禁止场内交易，目前虚拟货币的投资者进行的一般都是场外交易，因此这项政策的可操作性不大，只能禁掉个别知名的、交易量大的虚拟货币做市商。

郭宇航也认为，《整改通知》对场外交易的作用很有限，而此前虚拟货币领域最重要的政策——对ICO“一刀切”——已经落地数月，更多代币项目在场外交易，甚

至是国外交易平台上交易，由此加剧很多虚拟货币项目的风险。“一些小型交易所‘卷币跑’的情况逐渐出现，根本没价值的‘空气币’泛滥，大家都是捞一把就走的心态。”

虚拟货币的技术特性决定了监管总是滞后的，那么以往采取的监管政策可以为未来的监管提供哪些参考？

洪蜀宁认为，虚拟货币作为区块链技术的重要产物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强行禁止只能阻拦一时，不可能阻挡技术发展的脚步。“监管部门应当静下心来认真研究区块链和虚拟货币，研究真正的技术应用和欺诈行为之间的差别。”

郭宇航也建议，对虚拟货币的监管应该更多考虑“疏”的可能，例如，通过一个监管所信任的机构，在小范围内试行代币交易，严格把控交易流程和人员，严格筛选交易币种。“有一个出口让大家能够正规交易，把它放在阳光下。”

邓建鹏认为，私人或企业发行的虚拟货币与国家金融监管体系之间，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恐怕都可能是天然对立的。但他在之前也预测过，关闭国内的比特币交易机构后，最终监管力量可能会因为难以管制场外交易，而出现新规。

在武长海看来，在“ICO一刀切”以后，虚拟货币的监管方面还面临一大挑战：由于区块链和虚拟货币可以超越国界线，而各国政府对待虚拟货币的态度并不一致，放松监管的国家也许能就此获得额外收益。“所以说从长远来看，各国还应当协同监管，防止监管套利。”